

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4周
关于母爱最深情最温暖的经典解读
浩途家长俱乐部创始人推荐



母爱的 失落

The Legacy of Loss

MOTHERLESS DAUGHTERS

(美) 霍普·埃德尔曼 著 沈志强 乔楠 祁颖 译
(Hope Edelman)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爱 的 失落

The Legacy Of loss

MOTHERLESS DAUGHTERS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Hope Edelman. Motherless Daughters: The Legacy of Loss.

Copyright © 1994 by Hope Edelm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通过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0-53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爱的失落/(美)埃德elman (Edelman, H.) 著; 沈志强, 乔楠, 祁颖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9

书名原文: Motherless Daughters: The Legacy of Loss

ISBN 978-7-111-31791-3

I. 母… II. ①埃… ②沈… ③乔… ④祁… III. 妇女心理学 - 通俗读物
IV. B84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4089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许 可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8.25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1-31791-3

定价: 32.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亲爱的霍普：

今天是母亲节，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里给你写信。我今年23岁，母亲10年前去世了——那年我13岁。

我的内心总是感到很空虚——那种空虚似乎永远不会填满。母亲的爱是那样纯洁、强烈，那样无私，是无与伦比的。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像母亲那样爱着我了。

我的女性成长过程好像是种不可逆转的损害。我总是（自从我母亲去世）有男性朋友。我只想同男性亲近，而且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女人，只是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如何同女性交往，如何介入毫无意义的闲聊，如何一煲电话粥就是数个小时。而且，和男性一样，我非常“鄙视”这种无聊的行为。

而我也有无数自私的理由想念母亲：没人帮我筹划婚礼（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所以不得不找本书来看），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没人来照看我……种种理由，我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来。

这世上我最期盼的事情就是能有个孩子，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生的是女儿对她是否公平。对于如何做女人、做女儿、做母亲，我一无所知，也无从去学习。另外，我总觉得自己39岁时可能也会死，那时我的孩子将被孤零零地扔在这世上，会经历和我一样的痛苦和迷惘。

圣保罗，明尼苏达州

亲爱的霍普：

对于母亲去世这件事，你是否已经释怀？你是不是也曾经对生活很迷惘？是的，你迷惘过，那总归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件事的确影响了你后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那么你能很轻松地和别人谈论起你的母亲吗？答案当然是“不能”。但令我诧异的是周围的人总是和我提起母亲，就我不提。他们觉得我已经把母亲忘了吗？我也许会谈论其他数年前去世的我所关心的人，但是潜意识里，我压抑着任何有关母亲去世的想法，而且尽量去掩藏我的痛苦。等你到了母亲去世的年龄，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宿命。无论我经历开心还是痛苦，母亲不能与我分享都是我心中的痛；还有她去世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能从成人的角度去理解她；另外在精神上，我也不能从同一个层次去亲近她。

去年夏天我哥哥结婚了，我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我们四个人的照片。生活有苦也有甜，但是我终于意识到拥有他们，我是多么的幸运。

伍德赛德，纽约

亲爱的霍普：

20年前我母亲去世了，那时我14岁。但是即使是现在，一想起母亲的离去我就会泪流满面。很开心读到你的书，书中的好多内容印证了我的心境。对于内心这永不愈合的伤疤我很内疚，但这空虚感是真实的。我感到很孤独，觉得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自己的母亲角色也很难把握。我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着母亲的踪迹，而这一切却说明母亲的离去是如此真实。

我曾经反思母亲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我试图通过客观地衡量这件事对我生活的影响来远离悲伤。这种方法在我神志清醒的时候很奏效，但是与大多数人一样，我经常是浑浑噩噩，处于无意识的思想状态和选择之中，而且心理上还是那个悲伤的14岁女孩。

失去母亲对我生活领域造成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一名母亲。我该如何维护母女关系，甚或如何照顾孩子。这些问题都得靠我自己吃力地去应对。我究竟该如何做母亲？失去母爱，内心空虚的我怎么才能对孩子付出自己满腔的爱呢？还有我该如何培养女儿的女性气质？如何帮助女儿正确地面对性和女性发育期？要知道母亲在我应当同她学习这些之前就去世了。怎样才能使女儿相信我会一直陪伴她们左右？怎么才能让她们相信我不会在她们准备好之前或是她们希望我在的时候先行离去？我知道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不真实的……

雷克伍德，俄亥俄州

亲爱的霍普：

我母亲在我25岁的时候患癌症去世了。她4月份确诊，7月份就去世了。对于这痛苦和失去的深远影响我毫无准备。你说在有生之年都为失去母亲而痛苦，我有同感。而你所说的因为失去母亲，没有人能帮助你，由此意志更加坚强，我也深有体会。

我现在38岁，虽然失去母爱的痛苦并非每天时时刻刻都存在，但是潜意识里，对母亲的想念和强烈的需要感是时刻存在的。有时候，这种痛苦的情感甚至会迸发出来，令我感觉无法承受。

我真的相信正是母亲的去世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是一名幸存者，果断、意志坚强、自立且独立，此外我深深隐藏着自己的痛苦、愤怒和感受。我拒绝对任何人妥协，尤其是我的丈夫。唯一见过我感性和温柔一面的就是我的孩子们。当然这也是母亲去世所致。

布鲁沃德，得克萨斯州

亲爱的霍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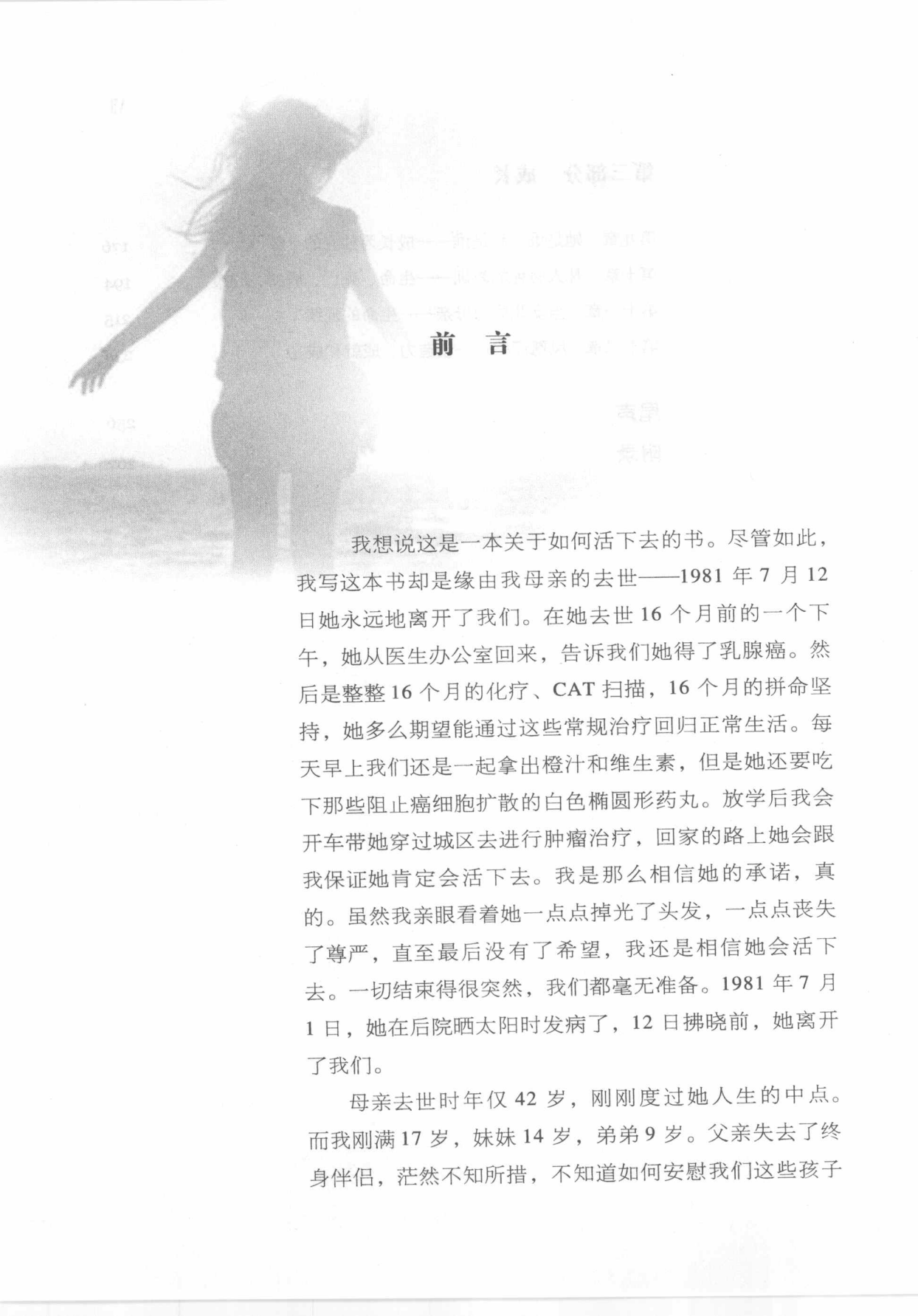
我母亲49岁时去世了，那时我15岁。从那以后，一种无名的、难以形容的、可怕的绝望包围着我。即使是在我伴随“失去”生活25年后，还是常常有一种周期性的忧伤令人费解地萦绕着我，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你已经清晰地描述了失去母亲时我的状态。母亲一去世，父亲在精神上就彻底崩溃了，他被社会福利机构容留了一年，却再也没有彻底痊愈。我弟弟痛苦了一段时间后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似的。最受折磨的是我，我总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生活无法继续。我总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劲儿，每每遭遇承受不幸的坎坷命运，那种失落感都会如期而至。母亲去世后的系列照片显示我16~18岁时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女孩。

母亲的去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由此成为一个“坚韧的”女性，我貌似能摆平一切事情。这也几乎摧毁了我的信任能力。当我因死亡、离婚、抛弃经历更深层次的爱失去时，这种感觉更是时常萦绕着我。

非常感谢您对失去母爱的著述。

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州



前言

我想说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书。尽管如此，我写这本书却是缘由我母亲的去世——1981年7月12日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她去世16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她从医生办公室回来，告诉我们她得了乳腺癌。然后是整整16个月的化疗、CAT扫描，16个月的拼命坚持，她多么期望能通过这些常规治疗回归正常生活。每天早上我们还是一起拿出橙汁和维生素，但是她还要吃下那些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白色椭圆形药丸。放学后我会开车带她穿过城区去进行肿瘤治疗，回家的路上她会跟我保证她肯定会活下去。我是那么相信她的承诺，真的。虽然我亲眼看着她一点点掉光了头发，一点点丧失了尊严，直至最后没有了希望，我还是相信她会活下去。一切结束得很突然，我们都毫无准备。1981年7月1日，她在后院晒太阳时发病了，12日拂晓前，她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时年仅42岁，刚刚度过她人生的中点。而我刚满17岁，妹妹14岁，弟弟9岁。父亲失去了终身伴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们这些孩子

和他破碎的心。在癌症将我们一家五口变成四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家是纽约市郊最典型的美好家庭：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我们有一栋有着精心修葺的院落房子、一条狗、一只猫、两辆轿车、三台电视。悲剧似乎应当远离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应当破门而入。

与其他失去母亲的家庭一样，我们对此处理得很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避免谈论这件事，假装振作。我们家本来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悲痛。我们没有朋友或是亲戚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得不到坚定的扶持。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我们照常上学、度假，依旧每两个月理一次发。好像失去一位中心家庭成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只需要将家里的各种事项重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愤怒、罪恶感、伤心、悲痛——所有的情感都被压抑着，只有当我们实在承受不了时才如同炸弹般突然爆发。

1982年秋天我离开家，前往中西部去上大学，我渴望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坚定地希望自己去体验母亲从未经历的生活。母亲1960年大学毕业，获得了音乐学位，同时也戴上了结婚戒指。然后她的活动领域很快就仅限于那栋郊区农场的错层小房子了。但是，我决意自己的生活将走向世界。母亲去世后的那些年，我驾车横穿美国，学习卡夫卡（Kafka）和波伏娃（Beauvoir），与不同种族背景的男生约会，还自己背包到欧洲去旅游。但是不论旅行到哪里，我的内心总是有着无法抹去的忧伤——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某个人死去，你伤心地哭了，然后你继续前进。对我而言，这并不难理解，最让人搞不清楚的是这个人的离去竟会时断时续地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那年7月的那天凌晨，癌症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开始认识到她的死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所做出的选择、我的交友以及我的发展方向。

母亲去世时，我没听说同龄的女孩谁和我一样经历了丧母之痛。我感到一种全然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孤独。在大学里，新朋友对我的了解仅仅是很善于表现而已。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提起母亲的死会令我崩溃，另外，我也害怕别人的同情。我总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我

是一个局外人，我强烈地希望隐姓埋名，不想成为人人同情的孤儿。不论是在宿舍还是女大学生联谊会，我总觉得身上刻着红字，那红字时刻提醒我，令我感到羞耻。那些有母亲的大一新生都给母亲写信、寄爱心包裹，每周日的中午还给母亲打电话。跟我一层楼的女生在走廊里打电话时，我就盘腿坐在床上，假装津津有味地看着人类起源教科书。和别人聊天时，我时刻戒备，像政客一样绕弯子说话，刻意避免“我父母”，取而代之地使用“我们家”。我还精心遣词造句，提到母亲时从不使用过去式。

但每当我一个人时，就去校图书馆和当地的书店搜寻有关失去母亲的文章。每看到一本描写母女关系的书，就快速浏览，直接跳到描写母亲之死的那部分。但是我发现，那些作者都假设读者是在四五十岁时失去母亲，而我是17岁。这些书对我的帮助不大。我发现学术论文也是如此，几乎没有文章是讨论孩子失去父母后该怎么办，也没有根据性别来划分读者群体。我也没有找到专门讨论年轻女性失去母亲后应当如何发展的文章。对于我已经认识到的这些年轻女性将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没有文章详细讨论过。

1986年，那时我已是大学高年级学生了，我的一位朋友从报纸上剪下一篇文章给我，那是安娜·昆德伦（Anna Quindlen）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30人生”专栏发表的内容。那时恰恰是我母亲去世5周年。在乘轻轨去往兼职工作的路上，我将那份剪报整整读了4遍。

“母亲去世时我19岁。”昆德伦写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感情世界是很混乱的。以下是对我当时状态的简短描述，通过阅读，你就能了解当时的我了：‘10分钟后我们走廊见——我披着金色长发，个子不高，穿着红外套，而且我19岁时母亲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其他女性承认和我有同样的经历——简直和我的状况一模一样。在这之前我给一个高中时的朋友写信时还坦白说道：“最近我有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欲望，我想走过去和不认识的人说：‘我17岁时母亲就死了。’当然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象着这样做了，好像这可以解释关

于我的任何事，因为有时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

我的理解这种经历在一些方面是正面的：母亲的离去是我生命中最具决定性、最深远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组织者，是自我认知的焦点，是我比较和对比生活中其他压力的标准。每当我想起 17 岁时所经历的事，考试得了 F，我也不会被击垮。但是任何有关人际关系、工作或是发展目标的失去都会令我陷入危险的旋涡。

随着我渐渐学会去分享母亲去世时的秘密，我开始遇到其他在童年或是少年时失去母亲的女性。通过真诚、坦诚的交流，我们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是我们从未在其他女性朋友身上发现过的：远离家庭强烈的孤独感；对自己成败与否的清醒认识；感觉感情发展道路被“堵塞”，好像我们一直停留在母亲去世时的年龄，无法成熟；在自己与伴侣的关系中，都倾向于寻找被疼爱的感觉，希望对方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都清楚地知道过早失去母亲对我们后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使我们变得坚韧，甚至解放了我们，并促使我们做出正常情况下不敢做出的改变与决定。她们能够理解我的感受。在我 17 岁那年，我的生命列车脱轨了，我被抛在陌生的国度，没有回家的地图或是车票。她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与感受。

揭开我们导致母爱缺失的各色缘由——癌症、遗弃、自杀，1 年、10 年、20 年——发现我们的经历是如此离奇的相似。有时我们甚至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对母亲的感觉：母亲是我们家唯一的黏合剂。过去我有一个家，但是自母亲走后，我仅仅是住在一栋房子里而已。作为一个孩子，竟然从未有人准许我哭泣。

只要稍作分析，您就能看出我们的相似之处。但是对我们而言，最困难的是我们已经沉默了数十年，从未谈论过丧母之痛。而这却常常是故事的起因。

大学时我加入了一个女学生联谊会。同其他学校的女学生联谊会一样，我所在的组织有自己的年度入会传统。在入会地狱训练周的一天晚上，所有 64 个女生在起居室地板上集合坐好。我们在蓝色圆点地毯上

随意坐成一个圆圈，听人会培训老师给我们讲解规则：你们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故事，并且都要这样开头，“有件事我母亲不知道……”一个女生讲的是有次半夜醉酒开车去了密尔沃基，另一个和我们简单说了在邻居郊外寓所的浴缸里的风流韵事。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时不时哈哈大笑，偶尔也会有人打趣“你真的没有吗”或是“绝对不行”。然后其他 63 张热切的脸都看着我，等着我讲自己的故事。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暗自思忖——我要不要顺着话题讲呢？说出真相，还是找个借口逃之夭夭？这时我左边的女孩用胳膊肘使劲捅我。“该你了。”她说。

我抬起头：“我想我就不说了吧。”

“那可不行！”“快来吧。”“给我们讲讲，讲讲，快讲讲。”

“不，我说了我不想说。”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快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好事瞒着我们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每个人都要说的。”

我很惶恐，结结巴巴，最后鼓起勇气，说：“我没有母亲，但是我有父亲。所以我给你们讲个父亲不知道的事情吧。”整个房间一下子就静了下来，是那令人很不舒服的沉默。我含糊糊地讲起在新奥尔良那个冬天遇到的一个男人。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细节了，而我怀疑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当时就想快点儿说完故事，然后从众人的瞩目之下逃离。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后来我还强作镇静听了几个故事，直到人会培训老师注意到我的不自然，把我领到她的房间。我放声大哭，她和我并肩坐在她的床上。“对不起！”她一边递给我面巾纸一边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母亲已经去世了。”

10 多年后，当时我们一圈坐着的一个女孩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的关于我母亲的每一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她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许和你母亲因为什么吵架了，或是你的父母离婚了，

也可能她离家出走了。”

对于这一屋子女孩子的反应，我是不能强加指责的，她们所想的也是我们一直坚信正确的：母亲是不朽的。年轻的母亲不会死去，母亲是永远不会离开她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我父亲甚至没有机会为我母亲的死而伤心。”34岁的莉说，莉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整个人都垮掉了。这同他想象的生活蓝图全然不同。母亲不应当死去，身后留下5个孩子。他告诉自己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也是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同样，克丽丝滕也一直有着这种错误的安全感，直到她16岁那年，她的母亲被确诊为卵巢癌，并在一年后去世了。克丽丝滕现在24岁，说起母亲的去世她还是那么难以置信。“如果10年前你问我是否想过我的母亲会死去，我会说：‘我？永远不会。我母亲？不可能的。’”她说，“我从来没有，也不曾想过，更是绝对没有想到我母亲会死。在我所在的宁静小镇，从没听说谁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也认为这事不可能降临在我身上，我的家庭是那么幸福。母亲的死彻底击碎了我的世界。”

父亲的死亡，虽然也是很大的精神创伤，却通常不会激起如此的愤慨或惊讶。这与我们对世界的假想是有些相悖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希望父亲比母亲先行逝去。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是两性中较弱势的一方，但是男人的肉体却更为脆弱：在过去90年里，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任何种族群体中的男性都要比同龄女性先行离世。今天，一般的高加索男性的预计年龄是74岁，但是一名20岁的高加索女性很有可能活过80岁。在非裔美国人中这种年龄的差别甚至更夸张：一般20岁的男性只能活到67岁，但是他的妻子却可能活到75岁。所有种族的美国男性在55岁之前的死亡概率是同龄女性的2倍。

当然，比起没有抗生素、超声波和疫苗的60年前，当今美国年轻女性的死亡率要低得多。现在年轻人死亡得很少，自1940年以来，美国的死亡率就一直相当平稳地下降，现在一个典型的小家庭预计可以一起厮守20年，然后才会遭遇丧亲之痛。现如今，我们大多能活着体验20世纪的“中年”现象，死亡通常是和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并不是说母亲不会在年轻时就逝去。恰恰相反，事实上，仅1992年一年，将近9万美国妇女的死亡年龄介于25~54岁之间，她们中1/3都死于癌症。每年至少有12.5万个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遭遇丧母之痛——每10年就有100万人之多，而且泛滥的艾滋病也在持续不断地夺取年轻妇女的生命，这个数字有增无减。^①另外现今还有44.2万儿童列于美国家庭寄养关爱体系之中，还有100多万儿童的母亲正在坐牢，而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由于遗弃、离异、母亲酗酒或是长期的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而失去母亲的儿童。美国现在是一个充斥着失去母亲的孩子的国家，而且也是相当不愿意承认母亲也会死亡的国家。

生活在这种否认死亡的文化中对我们未必是件好事。现在，我们把关于死亡的一切麻烦事都交给医院和护理院去打理，所以80%的美国人现在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走向死亡。死亡现在是晚间新闻、全球冲突和市议会会议报道中的穿插内容，已经转化为星期六早上卡通片的喜剧情节，而且成为电影、电视荧屏上的娱乐内容。毫无疑问，我们中有太多人对于死亡是如此的冷漠、疏远。即使是无数电视剧所描绘的失去母亲的家庭[从《我的小玛吉》(*My Little Margie*)到《吉洁特》(*Gidget*)、《家事》(*Family Affair*)、《空巢》(*Empty Nest*)和《欢乐满屋》(*Full House*)]中，缺席的母亲几乎总是很早就死于某种未知疾病。从一开始，她们就已经是过去的遥远回忆了，很少被提及，更没有伤心欲绝。

这种对于失去母亲的文化否认实际上是更深层次心理否认的象征。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母亲意味着慰藉和安全感；在那里，母与子的相连是那么重要，我们可将母亲的死亡等同于孩子情感上的死亡。因为每个人都会把儿时对被抛弃的恐惧和对爱的无法满足带入自己的成年时代，失去母亲的孩子就象征着晦涩、不幸的个体。她的苦痛是每个人的噩梦，是无法想象、无法忽视的。然而公开认同她的苦痛

① 截至1991年年底，已有将近18 500名18岁以下的美国孩子被艾滋病夺去了母亲。截至2000年，这个数字似乎超过80 000名。

就意味着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有着失去母亲的可能。最近我的一个高中朋友跟我说，在吊唁过我的母亲之后，她和六七个同龄朋友坐在我家后院。“我们都很震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说，“我们都见过你母亲。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这次得癌症去世的是你的母亲，下回就有可能是我的母亲。”

即便是成年人，也没有哪个女性愿意去想自己会失去母亲，更几乎没有人愿意听到这些。我们也许会开口讨论性、同性恋、更年期，但谈论失去母亲还是一个禁忌。童年失去家长是一个人生命轮回中最严酷的事，但是如果没有途径加以讨论，这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就无法找到对自己伤痛的认证。而这一认证环节的缺失会使得她认为自己像一个女性圈子里的弃儿，会有被孤立感和孤独感。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失去母亲的女儿们会站出来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原因。

1991年夏天我开始寻找访谈对象。我在芝加哥北郊的一个书店和一个咖啡店贴了两个告示，希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女性朋友给我打电话。很多女性看到广告后给我打电话，人数多到那一个夏天都采访不完。对于如此大的电话回访量令我毫无思想准备。接下来的两年里，有数百名女性乐于参与此书的数据收集，她们中有的朋友口口相传介绍的，有的是看了我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有的是对我那两篇关于失去母爱的文章的回应。最后，我总共面对面采访了92名失去母亲的女性，通过E-mail问卷调研了154位。（调查问卷请参见附录。）虽然这些女性都是自愿接受采访并没有涉及随机访问，但是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她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各不相同，来自3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而且她们当中最小的只有17岁，年纪最大的竟达到82岁，她们失去母亲或是被母亲抛弃的年龄从婴儿时代到30岁刚出头都有。所有受访者的名字和家乡名称都已采用化名，只有一例经过允许公开了其职业。

本书讨论的情况涵盖以下几种：成熟年龄前母亲的去世、肉体上的分离、精神疾病、情感遗弃以及被忽视。每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我都会详尽说明导致她母爱缺失的原因。

因为所有的采访都是轶闻和回忆形式的，都是从成人角度出发的对孩童时代和青春期的回忆，我在其间穿插了关于丧亲之痛和童年丧母的心理研究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挑战。11年前我在图书馆偷偷寻找相关文章时，多数对丧失双亲的描写在性别上将父亲、母亲和孩子等同对待，忽视了同性别的家长去世所引起的特殊的性别问题。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还采访了22位专家、学者和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母女关系、丧亲之痛、失去父母、心理健康、流行病学以及死亡社会学，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是急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

成年人经历失去家长的痛苦时通常人格是相对完整的，而一个童年时或是青春期失去母亲的女孩子则不是这样的。失去母亲对她们日渐形成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这将使得她的个性特征有着鲜明的烙印。这些母爱缺失的女孩儿很早就知道母女亲密的关系不是永久的，家的安全感是短暂的，而且家庭是能够重新组合的。她们有了成人般的领悟，但是本质上却还是个孩子，身边只有同样还未成年的朋友能提供帮助。

过早失去母亲是令人迅速成熟的一种体验，迫使一个女儿在认知和行为的层次上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她也许不得不去计划葬礼，承担起照顾年幼弟弟妹妹的责任，或是得去照顾全家，还要安慰痛苦的祖父母，这一切都发生在她高中毕业之前。曾经，家是她的避风港，但是母亲的去世却意味着这个和谐、互相支持的家庭体系瓦解了。从此，她只能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建立自信、寻找自尊。没有母亲或母亲式的人来引领她，母爱缺失的女儿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拼凑心目中的女性自画像。

多数女孩10多岁才离开母亲，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随后的几年她将试图以自主的成人完成回归。但是失去母亲的女儿只能自己独自摸索着前进。对于母爱缺失、有着痛苦丧母回忆的女性来说，成年期是与其过去截然不同的经历。卡伦今年29岁，她酗酒的母亲9年前去世了，她说：“你不得不自己学着做一个母亲，你不得不每天给自己打气，‘不要着急，你做得很好。你做得最棒了’。当然，你可以给会这么鼓励你的朋友打电话，你也可以给其他关系亲密的亲戚打电话，他们也会这样鼓励你，但是

你多希望是自己的母亲来对你说这话啊！你膝盖受伤了，是她来给你包扎；当你从学校回来为考试得了C而伤心时，是她来安慰你。是她帮你撑起第一个柠檬汽水摊。她看着你一步步长大，是真正了解你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你认为真正了解你的人，也是你最信赖的人。她才是你一直期盼的人。”

“看清事物的初始很容易，但其结局却很难预料。”琼·迪迪翁在我3岁的时候写下了这句话。但是直到我17岁以后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往事历历在目，令我泪眼婆娑。我看到母亲生病前坐在厨房餐桌前打电话，一边大笑一边在备忘录页边空白处胡乱地画个不停；晚上她躺在我床上，给我讲她自己编的萨莉、黛比、朱莉和贝琪四个女孩的睡前故事；7岁的时候，她耐心地教我如何弹钢琴音阶；14岁的时候，她和我一起看扬基棒球队的比赛，她两手在空中挥舞，大声喊着：“雷吉！雷吉！”

母亲去世4年后，我才渐渐回想起她去世前的一些细节。又过了3年，我才开始渐渐地淡忘这件事。在她患癌症的后期，肺功能开始衰竭，身体开始蜷缩、肿胀。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只是有着我母亲的眼睛。17岁那年，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目睹这个42岁的女人死亡，我只看到了我和她年龄的差距。当时我想，如果我也活不过42岁，我一定要尝试所有我希望做的事。现在我已年过30，我的朋友们都过了40岁、41岁，我才意识到母亲去世时是那么年轻。她那时是那么年轻，她当时是多么恐惧死亡啊。

现在我对母亲的记忆都是孤立的快照，是有着形形色色片段的万花筒，各种影像叠加在一起就是那个我曾经称之为“母亲”的女人。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而我仅有的那几张她的笔迹看起来也那样遥远、陌生。每天我都会失去一些有关她的回忆。我很困惑，为什么她对我的控制还是那么强烈？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要弄明白，为什么13年过去了，我仍然需要一个答案。10年前我还确信自己已经不再为母亲的逝去而悲伤，但是事实却是我的哀恸刚刚开始。

我们能够接受成长过程中的缺失。我们悄悄地关上一扇门，又继续打开下一扇门。伤痛的治愈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过程。在我开始为这本书做访谈的那个夏天，我接到一个女性的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和姓名后说：“这可能有些冒昧，但是我想我认识你。你大一时是不是住在罗杰斯学生宿舍？”

我跟她说我那时是在那儿住，她继续说，“霍普，我是辛迪，辛迪·福斯特。我就住在二楼，就在你宿舍下面的那个房间。”辛迪和我曾经是舍友和朋友，但是自从她大三出国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自从毕业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一点也不知道你高中时就失去了母亲。”她说。

“我也不知道你母亲也去世了。”

她说：“是啊，你和我显然有着更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我们那时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就在那个星期，我后来还见到了凯伦。她母亲已经去世9年了，带着这样毁灭性的丧亲之痛的回忆，她还在努力弄明白该如何活下去。当我们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她迟疑了一下，大声质问：“我怎么能不让母亲去世这件事影响我的一生呢？我怎么能把它看做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呢？这件事笼罩在我的生活之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渗透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怎么能平静面对呢？”这个答案，我相信——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就是慢慢学着带着伤痛生活，不要被它压垮。要换个角度，让其引导你的生活。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也知道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还知道其他女性应对相同的挑战、战胜恐惧的故事会给你最好的安慰。失去母亲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影响最深远的事，就像空房子里的一声大吼，余声不断。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其他失去母亲的女性明白她们早期的经历是如何持续影响她们同家人、朋友、爱人和同事的关系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影响她们自己。

霍普·埃德尔曼

1994年9月